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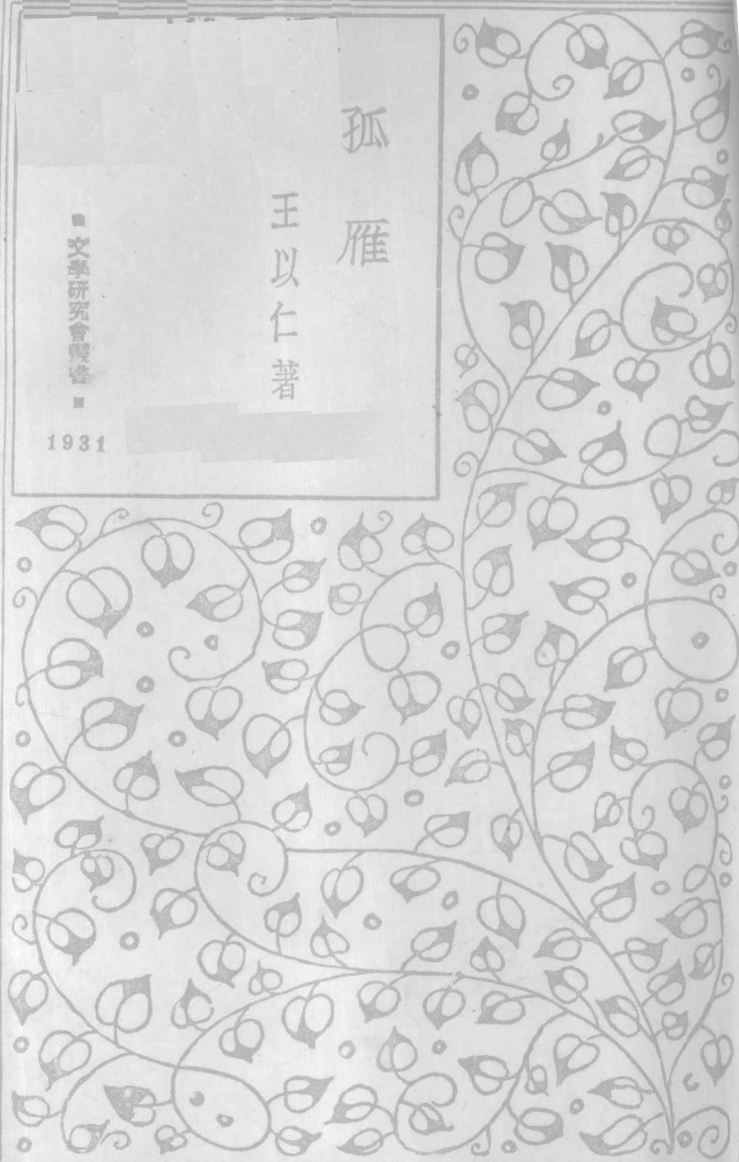


孤雁

王以仁 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1



我的供狀（代序）

——致不識面的友人的一封信

KP足下：

我今天正在整理我久已沒有整過的案頭，無意中在一本詩集裏面翻出了你兩月以前寫給我而我沒有給你答覆的舊信；我重取來細細的讀了一遍，啊，本來不想寫信覆你的，現在覺得不能不寫一封信來覆你了！

我是一個天性生成的愛在外面過着流浪生活的畸零者，——或許是我的命運注定我一生永無寧居的一日也說不定。——我的行蹤絕似那天邊飄流不定的浮雲。暑假

我的供狀

以後因爲一個朋友的介紹，勉強在這里像囚徒一樣的過了半年的生活；許多故友差不多都不知道我近來是躲在這山川環抱的地方過着隱居似的生涯；但是素昧生平的你，K P君，不知你卻從那里刺探出我的行蹤，居然不嫌棄我這孤僻乖張的畸零者，肯誠誠懇懇的寫出了這樣像十年老友似的信來勸慰，來詢問我最近的狀況，啊！不相識的老友呀！我怎能不誠心誠意的五體投地來感謝你呢！

實在我最初看了你的信時，想寫封覆信給你的勇氣，早已像夏日我們口中噴出來的呼氣一樣的追尋不出牠的痕跡了！K P君！我的感情是像薄薄的冰片一樣經不起重重的打擊的！雖然我的年紀已有二十多歲，卻還如只有五六歲的小孩似的一受刺激我的淚珠便會陸續的滴了下來。K P君！你的信，我讀了以後，我的腦筋激動得像火山噴裂了一樣的狂熱，若不是我的前後都有許多學生環繞着我住着，我怕要像新孀的婦人聽到外界說她不貞的譏諷似的在放聲痛哭着了！但是，K P君！人生到了歌笑哭罵的自由

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的地位，還有，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啊啊！這都是我自己尋來的煩惱，我卻也不能怨誰！

我的作品——不過我這幾篇不成材的東西，配不上稱爲作品的。——發表了以後，像你這樣說受我感動的來信，我已收到了好幾封；卻儘有許多人在罵我是無病呻吟的。K P 君！我的呻吟實在是我自己的病的表徵！我一生專好在自己的腦袋中建築起重重疊疊的空中樓閣，我便在這樣幻想築成的樓閣之中蟄居着像嚴霜封蓋着的寒蟲一樣！有時我的幻想被現實的境遇擊成粉碎，我的心頭便泛起了一陣陣失望的悲哀！K P 君，我的幾篇不成材的小說便是我的幻想被現實打碎以後飛下來的水點。我時常在幻夢中夢想着我未來的生活情形，現在雖然還沒有身嘗着失業的痛苦，但是在前年江浙戰爭給我的影響，已經略略使我知道失業的悲苦情形。我的那篇孤雁和落魄便是在這個時候寫成的。孤雁的事實，你猜說是我自己的事迹，我就承認是我自己的事迹吧。在前年

暑假出來的時候，我實在是窮得這般利害的。落魄的事實卻不是我自己的事迹了。不過寫落魄的時候，我的心的確是非常的難受的。說到這裏，我又要想起前年那時的情形啊！K P君，我索性把那時實在情形對你說了吧。前年我到上海的一天，正是戒嚴的時候，也正是離開戰事爆發的三四天的時候了！在戰爭期間裏，我在那邊任課的學校雖然還沒有關門，但是靠着A省津貼的省費，卻已經被那位「爲國盡力，爲民除害」的M督軍提去充當軍費了。在目下的中國，剝削了極少數極少數的教育經費，去供給那些「爲國盡力，爲民除害」的實在則萬民咸怨的督軍去買鎗彈，是平常到比「吃飯撒糞」還要平常的事體；在沒有經歷過許多困苦艱難的我看來，卻已經比「吃糞」還要難受，比「撒飯」還要希奇的了。K P君，我受了這一層影響，窮到在馬路上買幾顆牛奶糖和花生米在路上閒吃閒行的錢都沒有了，我怎能不深深的感受着失業一樣的痛苦，怎能不深深的感受着失業一樣的痛苦呢！K P君，我雖沒有像落魄那篇裏面所說一樣的走上斜橋

的外面去實行自殺，我的心裏想起了自殺的念頭，恐怕比我眼前的眉毛還要更多；——雖然我一生永不能數清我自己的眉毛的根數。K P君，處在這樣的境遇當中，我的那篇落魄，怕不是無病的呻吟吧！

後來到了戰爭終了的一天，便是我最感困難的一天了！不負責任的我們校中的校長，到了這樣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們去找尋他的蹤跡，卻和在黑夜當中找尋着人影一般的艱難！——這一層我若不細向你說明，你恐怕要有許多懷疑吧！K P君，現在的中國人，想去撈錢來供給自己去享樂，除了背上了槍砲把人民的性命當做草菅似的去搶劫掠以外，再也想不出別的好法子吧！可憐我那多妻多子負了兩個家庭責任的校長，也想利用這法子去發一筆橫財；他在戰事初發生時便拚命的去招徠了一班無賴去當新兵，他自己滿心希望以爲事成以後自己可以得到一個營長的職司；K P君，誰知他走上了錯路，戰事終了的一天，便是他隱身匿跡的一天了！自從他隱匿了以後，我的學校便不能

不閉着大門；我也不能不離開上海回家了！K P 君，我那時窮困的情形，我已對你說過了；我那時回家，那里還有川資呢！後來寫信給我的朋友鄭君，從鄭君那邊借來了廿元錢，纔勉強把以前當了的棉袍贖回來，纔趁那時載我出來的一隻輪船回去！K P 君呀！你想我那時的情形不是困苦到極點；我的落魄還能說是無病的呻吟嗎？

受了現實的重重的壓迫，我的思想變成了病態的思想；差不多每日在我的腦裏盤旋着的只有失業的痛苦和飄泊而墮落的生涯；最後在我的腦裏泛起來的高潮，便是用墮落的手段去自殺了！K P 君，以後的情形我也曾在另外的幾篇小說裏面描寫過的，這幾篇東西大概不久也可以呈現在你的眼底了。流浪和還鄉是幻想着失業以後在外面飄泊着的情形；沉緬是幻想着回家以後在家中沉溺於酒精和賭博的墮落的生活；結末的一篇殂落便是寫到臨死的情形了！在這六篇作品之中，我自己以為是有一貫的線索可尋的。啊！K P 君，假如我的命運當真到了最惡劣的地步，我的幻想的結局，怕就是我真

正的結局了！——不過照現在的情形，我還不致於壞到這樣窮極的地步吧！

你說我的小說很受達夫的影響；這不但你是這般說，我的一切朋友都這般說，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帶有達夫的彩色的；而且我在流浪那篇小說裏面，寫到在旅館中經過困難的情形，竟然毫不留神的寫了一段和達夫的還鄉記中相同的事情。我在舒筆寫着的時候，我絲毫沒有留意到我這篇文章是偷了達夫的文章的；等到了寫好後重看時纔發見了出來；但是懶到無可再懶的我，自己也沒有刪改過；這或許要受人家的攻擊和訕笑的；而且我爲了全篇的文氣統一起見，卻也不願再去刪改。這一段你還沒有看到，我特地向你提起的；不久大概也可以看到了吧！

現在要向你說明我作文的態度了。K P 君，我想作文的心是異常懇切的。我和我的朋友許傑時常說，假如我們不去好好的做成幾篇文章，我們簡直是浮屍走肉不如的人；但是我們對於別人的文章，評論得是非常苛刻的，自己着手寫的文章又覺得不能滿意；

這種心理有一種很明白的譬喻：我常在馬路上閒行着，看見別人耀武揚威的坐在汽車上面，總覺得這種卑鄙的行爲是不足齒數的；但是當我自己坐在黃包車上，自己又似乎有點光華的樣子。K P 君，這恐怕不僅我一人如此吧！所以我一面自己很想努力去作成幾篇小說，一面在寫的時候又使我覺得自慚形穢！這樣矛盾的思想，怕是寫不成好作品的主因！

我的生活有時覺得是太離奇，有時又覺得是太平庸了！一個人的生活，我以爲應該在巨濤猛浪當中拚着自己的生命去過艱險的生活，纔能寫出有生命的文章來；我的生活不過是池面中微風吹過時暈起來的一個微微的縐紋，我那里會寫出有生命的文章呢！我的幾個朋友常常說：苦的時候苦到了寫不出文章來；到了稍爲安息的日子，卻又不想做文章，即使提筆去寫也找不出動人的材料。這也是我寫不成好文章的主因。

彷彿是達夫說過的——我又提達夫來了。這是我的嗜癮之病呢——孤單的淒清

就是藝術的酵素；仿吾說，藝術是因爲反抗這種孤單的淒清而生出來的。我覺得他們的
話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常常在孤獨的時候，細細的體驗着他們說話之中的深味；
我早就想寫一篇論文叫孤獨與藝術的；但是題目想好一年多工夫，文章卻依舊還沒動
筆去寫過一字；現在把我的這層意見，在這封雜亂無章的信內對你剖白了吧。孤獨的生
活的確是包含着豐富的詩趣的；每當深秋傍晚，獨自出沒於蘆葦叢中的時候，每當更深
人靜獨自在悄無人聲的小齋中觀書，隱隱的聽見了隔牆樓上的少婦在哭她新喪的丈
夫的時候；每當冬日晶瑩，獨自在溪畔的枯柳陰中閒行，偶而聽見隔溪傳過來幾聲搗衣
的杵聲的時候；每當夏日停午，沉靜的院中，半點人聲都沒有聽見，只聽見微風掃過簷前，
鐵馬在叮咚的響着的時候；每當月明之夜，獨自在曠野之中徘徊，飄飄幻想，彷彿要飛上
了半天，而遠處的簫聲，悠悠洋洋的吹入耳鼓，兩眼中的熱淚，不期然而然的滴滿了衣襟
的時候；每當黑夜在阡陌之中躑躅，脚下的泥塊阻住了脚步，眼前在閃爍着星光萬點的

螢火，遠村又隱隱的傳過了幾聲犬吠的時候；每當雪月交輝的靜夜，獨自踏雪夜游，俯看着地面的水澇的積水，在漸漸的結成芭蕉葉孔雀尾的形狀的時候；每當獨自一人，攜着老酒，走上了死人的墓上，——尤其是少女的墓上，一面狂飲，一面感着人生的飄忽，自己的生命不久也要和地下的死人一樣的長眠不醒，而放聲高歌痛哭的時候；每當……啊！說不盡，說不盡！K P 君，這樣的生活不是令人悽然，不是令人充滿了藝術的性情的生活嗎？K P 君，這樣孤獨的幻想，就是我這幾篇文章的來源。你說使你心中很受一些感動，你試到了以上的幾種情形，你的心能不受感動嗎？

說得太遠了。我就此收束了吧。我希望以後你能够多寫幾封這樣使我感動的信給我。我以後的通訊處你去問問全平是能够知道的。

張嘉言

目次

我的供狀(代序).....	一
孤雁.....	一
落魄.....	二一
流浪.....	四七
還鄉.....	七五
沉緬.....	一一一
殂落.....	一四五
目次.....	一

雁孤

孤雁

徑三：

你們走了以後，茫茫的海門，就只有我一個人留着了。海門的狀況你是知道的。滿街都排列着腥臭的鹹貨。使人心身感得發厭；我一個人很無聊的在街上踱來踱去的走了一回，我覺得我的心比空中的浮雲還要飄渺，飄忽的游絲還要不着邊際了。那時候若有一個人肯來和我說話，——不要怎樣密切的安慰。也不要怎樣濃厚的情話；只要他能夠說一句：「以仁！你怎麼一個人在這里飄流着呢？」我就要爲他這句話而淚下！我情願跪倒他的跟前，說他是我的唯一的知友徑三！在這樣龐大的地上，聚集着如許衆多的人

類，只能如螞蟻一樣的各自爬行着——不，螞蟻爬行相遇時還肯用兩只觸鬚，輕輕的相觸了一下，只有那螞蟻不如的人類，纔糞蛆一般的輕率擠過呢？在這樣荒涼的島上，誰肯來和我作一句於彼無損的老生常談！

於是我決計到赤城日報社去找我住宿的地方了。走盡了那條馬路，癩洋洋地一步一步顛走上了幾級石級。米灰色的浮雲，在空中氤氳着。那東方山頂上峙立着的石塔，像童話中的巨靈，儘管睜着兇惡的臉孔，惡狠狠的向着我。我那時若有點勇氣，我的身體早已和輪船一樣的駛出海口了！可憐終究是一個弱者，依然只能一步步的向着報館走去。

走進了報館，那知他的室內，也正和我的心內一樣空虛；我喊着記者的名字，連我自己的回音也沒有聽到。我頹然的坐在椅上，無聊的翻閱着幾張報紙。心內不定的思潮，在一往一迴的旋繞着，像轆轤一般的牽捲，海潮一樣的汹涌。縱令我的眼睛睜得和那金剛的眼睛一樣，但是報紙上的字句，無論如何一字都不能留在我的腦際。我便瞑目呆坐了。